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ahá'í Community

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

法扎姆·阿巴卜

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ahá'í Community

法扎姆·阿巴卜 (Farzam Arbab)

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

法扎姆·阿巴卜 (Farzam Arbab)

今天能在本年度“巴哈伊研究协会”大会的巴柳齐 (Balyuzi) 讲座上进行演讲，本人深表荣幸。^①本次聚会中道格拉斯·马丁 (Douglas Martin) 的到场为我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我希望在这样一个场合，仗着大家的仁爱和宽容，包涵我的一番杂乱之言。你们将要听到的并不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演讲，而是平日里的一些零星想法——也就是我自己对于巴哈伊社团智识生活的性质和挑战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也在想，特意关注社团的智识生活有必要吗？“为什么要枉费气力在这么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上呢？”我的内心其实一直萦绕着这个声音。因为对于巴哈伊社团的成员而言，求学求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看一下我们的历史，发展完善的巴哈伊社区，往往都拥有令人瞩目的高水平教育成就。巴哈伊家庭把他们孩子的教育放在重中之重，随着巴哈伊社区规模的扩大，巴哈伊朋友在每个可以想象的人类发展领域都将走在前列。他们从圣作深邃的知识中获得

^① 本文为2016年8月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举办的“巴哈伊研究协会”第四十届年度大会中巴柳齐讲座上的发言稿。

的清晰思维，他们自身的正直品格以及对于真理的热爱，都将帮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现实的能力。渐渐地，越来越多来自各个领域的才华横溢的巴哈伊朋友将团结协作，共同推进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前沿。

我得赶紧说明，对于这种讲法我没有任何疑问。我肯定，上述进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还将加速进行。但有个问题我不得不提，那就是：在这样简单的描述之外，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不应该有更多需要探讨的吗？我们不应该再多做些什么吗？

巴哈欧拉的秩序从无人知晓到逐渐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如今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巴哈伊信仰得到了广泛认同，与其他重大宗教一同被视为世界宗教。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巴哈伊信徒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群拥有可嘉理想的好人，而且由于我们在社区建设方面正在采用的方法，他们甚至开始赞赏我们对社会生活所做出的贡献。这真的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成就之一。看看我们不久前还只是鲜为人知的小社团，再看看现在的发展，我们不能不对巴哈欧拉俯首感激，赞叹祂的伟大杰作。

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终点。巴哈欧拉的信仰的目的，并非与其他宗教运动友好竞争，力求与其他宗教共居优越地位。就我们的智识成就而言，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世流行的做法行事，就会一直远远落后于他人。如果某位巴哈伊朋友在某领域取得卓著成就，我们当然有理由欢喜，但是我们同时要记住，每当出现这样一位朋友，其他宗教团体，还有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中，可能会出现成百上千个取得同

样或者更高成就的人。所以，投入到追求数字和名望的游戏中对我们而言真的毫无意义，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审视巴哈伊社团智识追求的动态发展。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关乎我们思想的内容，关乎我们所提问题的性质，关乎我们在克服人类青春期出现的诸多重大挑战时，我们所给答案的有效性和切合度。我们这些参与智识追求的巴哈伊，不管显赫与否，应该说一些什么才值得人们一听？毫无疑问，我们向不同听众陈述信仰的时候能说的东西很多，但是我问的不是关于我们向别人介绍信仰及其理想；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促进知识在人类众多活动领域的发展，并最终推动文明本身的进步。

我的建议是，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有结合信仰的使命，结合巴哈欧拉所预示的人类转变之本质而予以审视，我们才能得到合理的答案。圣作中对这一转变之重大程度有清晰描述，不管这些描述让我们所结识的智识圈子的人士（有时可能是我们自己）有多么地不适，我们都不能对此置若罔闻。人类从儿童期走向成年期的过程中，我们预期个人和社会都会经历变化，我们在与他人讨论这种变化时，毫无疑问必须要采取明智的方式，但是我们在反思自身追求以及所在社团的诸多特征之时，也不能忘记圣作是如何描述这必定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更多地领会巴哈欧拉关于人类文明的惊世骇俗之愿景，理解当前无效和垂死世界秩序中运作的力量，以此设定我们思想的方向。对于在座的朋友，你们已经对该主题相关的圣言耳熟能详，这里没有必要再大幅引用。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里如此说道：“在这无比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震撼影响下，世界平衡已被打破。通过凡俗之眼从未见证的这个独特且

奇妙体系的作用，人类的有序生活已经彻底改革。”^①阿博都-巴哈告诉我们：“人类应吸纳新的美质、力量、道德和能力。新的恩典、馈赠及完善正等待着且已降临人类。”祂还说：“人类世界的青春所享有的礼物和恩泽虽然及时且足够，但如今它们已无法满足人类成熟期的需要。”^②

关于当前的世界，守基·埃芬迪写道：

世界因宗教之光日渐熄灭而黯淡，因盲目的民族主义得势且威力骤增而跌宕，被种族抑或宗教的无情迫害之火所炙烤，被看似要取代对上帝的崇拜及上帝律法之神圣性的谬论和学说所迷惑，因野蛮的物质主义大肆蔓延而衰颓，受道德与灵性沦丧的腐蚀作用而瓦解，为经济的混乱无序所羁绊——映入世人眼中的这番景象，便源于这股革命性力量所引发之改变，这股力量虽然仍在初期运作阶段，却正在给整个星球的生活带来彻底改变。^③

在我看来，我们认真思考巴哈伊社团智识生活的未来演进时，首先要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乃是：巴哈欧拉称现在的世界秩序“弊端百出”^④，那么我们认为“弊端百出”实际上到了何种地步？现行秩序中，哪些部分存在弊端？哪些部分不存在？哪些部分我们需要维持？哪些部分我们要完全摒弃？我们需要何等深入现行秩序的根基才能找到弊端产生的真正原因？我想就最后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当今世界弊病丛生，此乃众所公

① 《亚格达斯经》，第181段。

② 《神圣文明的基础》，英文版第9页。

③ 《神圣正义的降临》，英文版第47页。

④ 见《巴哈欧拉书简集》，11:26。

认。如果世界要朝好的方向发展，人类需要面临和克服一连串的问题，诸如大量人口无法获得教育机会、泛滥的失业问题、独裁体制对人民的压迫等等，对此问题清单，人们不难达成共识，尤其是在进步主义者中间。因此，全民教育、全民就业、全民自由享受民主文化生活就成为追求的目标。当今社会所有病患之清单如此之长，其病症又如此显见，我们当然有理由得出结论：巴哈伊社团不断增长的智识资源中，很大部分应该用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换言之，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应努力与志趣相投的人士共同努力解决人类的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新知，开发和运用我们的智识能力。我们当然也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比许多进步主义运动更进一步，坚定地告诉世人仅仅在物质维度无法找到解决方案，还需要改变人心。克服人类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任何努力，都须仰赖灵性和物质的双重力量。我们知道，正如世界正义院在文告里所讲：

“当今生活中众多动荡与骚乱的背后，是人类奋力步入成年期的起伏与反复。随着成熟期的迫切要求日益彰显，被普遍接受的实践与惯例被普遍重视的态度与习惯，都将逐一被废弃。”^①

因此，我们需要接受，我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智识资源研究这些实践和惯例、态度和习惯，并以灵性上合理的对等物取而代之。这样的意图不只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虔诚信念，它给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让灵性和物质力量协调一致地影响人类生活，必然需要一种智识能力，这种智识能力不易获得。要发展这种能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巴哈伊社团和其他同道人士的努力。我们在此方面确实可以而且应该有

① 世界正义院信函，2013年3月2日。

所作为。

然而，这方面的智识能力的发展只能解决当前秩序弊病中易于识别的问题。作为巴哈伊，我们明白还需要深入探索。例如，我们不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今社会的基础结构基本合理，只是掌管者有问题，只有灵性觉悟的人——我们自己正在努力成为的那类人——掌权，才会出现和平与繁荣。我们读圣作，就会清楚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人类从集体儿童期到集体成熟期正在面临的挑战，绝非上述理由可以简单解释。一想到人类一体的原则预示了社会结构的有机变革，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应对识别结构弊病的挑战，并找到替代方案。我们不能只从表面上察看结构，我们必须细致审视构成当今秩序的所有结构。我们不能简单地执行促进普及教育的安排，全世界的教育体系本应必须变革。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或者提供信贷资助，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仅这样做还不够，还必须根据人类一体原则与正义的迫切性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重构人类经济生活。我们不能只对当今人们认同的民主文化进行简单修正，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以人类至今未曾尝试过的方式对待自由、权威和治理等概念。

显然，当我们从参与社会行动，转向思考社会结构，这对于社团智识生活的要求也会大大增加。为世界某个地区的特定人群提供教育项目，为某个人群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或者帮助一些农民改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当然是我们借以开发和运用我们正在探寻之智识的行动领域。但是，识别出社会基础结构需要以何种方式进行彻底变革，这一点需要更高的智识。为此，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必须以如此方式发展，让相当数

量的朋友能够识别当今秩序的结构性弊端，并且参与那些允许深入探讨有别于已有方案的社会话语构建。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在这里倡议的是开展严肃和细致的工作，而不是每每面对折磨人类的种种弊病时，我们只是习惯性地重复“问题在于结构”，然后一切照旧。社会结构变好，一切就会变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与人们灵性发展了，一切就会变好这个说法如出一辙。但问题是：未来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建立它们？

我在这里提一下，巴哈伊社团已朝着我所描述的智识能力发展之路迈出了一些关键步伐，例如借助全球繁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Global Prosperity）开展的一些项目。社团对于这些项目的热情，确实温暖人心。这些仅是初步进展，但是，它们帮助越来越多大学阶段的巴哈伊青年深刻反思他们学业的本质，毫无疑问，这是在对社团的智识生活做出贡献，而且是在塑造社团的未来。所以，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智识挑战，我在这里所做的评论充满乐观和希望——事实上是由衷的喜悦。但是，关切巴哈伊社团智识的发展并非毫无道理，我希望大家认同我的这一观点。我在开头的话只是描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一个声称要建立未来社会形态的社团要实现其使命，所要说的和所要做的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对我乐观关注的这个问题有所共鸣，接着我将向大家讲述我们要面临的进一步挑战。

我们何不在社会结构问题的基础上更深入，针对造就现今秩序的知识体系追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有可能说现今文明的智识基础——那些巩固个人和集体思维的理念、假设、方法和

主张——是完全合理，实际上又以某种方式导致这种充满弊端的秩序？难道只是简单地认为，错误的人把控了正确的知识，并将之用来建立不健全的社会结构、过程和行为？难道我们不该从主宰今日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找找根本的缺陷？如果文明是一棵树上的果实，而我们承认果实不该长成这个样子，那么，难道我们不该看看这棵树的根系，找找那里是否出了问题？

我意识到，我现在问的这类问题可能有些危险。几十年来，关于这些问题，我听到了各种极端的回复，都很情绪化，一种说法是“这一切都应当抛弃”，或者相反是“提出这种问题是反对智识的”。然而，我的问题无意激发情绪反应，而是希求在巴哈欧拉的启示下，审慎和理性地分析当前现实和正在运作的历史力量。这里所要建议的只不过是：这种审慎分析应当超越表象行为和社会政治结构，同时还应涵盖构成当今秩序的智识基础——至少是构成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的智识基础，恕我冒昧，还有构成文化的智识基础。我相信，这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是科学和哲学的严谨态度为基础，由具有灵性意识和才智的人来完成，一个新文明的智识基础就会逐步浮现。这一崭新的基础并不是凭空造就的。人类在漫长的童年旅程中取得的智识成就，不会被弃之不顾。孩童习得了很多对成年生活至关重要的知识。我们告别童年时，我们不会丢弃读写的能力、已掌握的算术和基础几何，以及教授给我们的道德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迷恋于儿童时期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带给我们无数快乐的童话故事，那么我们很难成长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阿博都-巴哈告诉我们：“孩童和婴儿的玩具不

可能再满足成人心智的需要或引发其兴趣。”^①

严谨审视我们所在文明的智识基础是一种能力，显然，一旦决心获取这种能力，就对社团需要发展怎样的智识生活提出了严峻的要求。筛选当今文明背后潜在的思维习惯、原则、方法和理念，决定哪些可以保留和拓展，哪些需要摒弃，这些绝非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社会所珍视的各种人类心智观念，当今关于社会进步的诸多复杂理论，各类教育方法，诸多关于工作、财富、爱、正义、自由和权威的理念，其中有哪些是人类儿童期和婴儿期的玩物呢？可以拿什么取代它们呢？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无法袖手旁观，说“一切都将更新”，然后骄傲地冲在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正在崩塌的世界——种种进程的前沿。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我只是想表达我的希望，如果我们创造恰当的条件，我们就有能力识别并严谨地描绘新文明智识基础的一些新旧要素。因此，我想提出几个我们应该努力创造的条件。但在此之前，请允许我略谈自己的一孔之见吧。

回到我之前的类比，我想人类迄今为止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更类似于读写技能，而不像人类儿童期的幻想。当然，我们或许会说，当今的科学发展仍处于婴儿期。我们或许相信它会取得巨大进展，新发现会革新科学探索的诸多领域，而现存的洞见也会一再更新。我们也充分认同：巴哈欧拉的教义之光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不受竞争和渴求个人名望权利的腐败影响的研究体系中，在尊重知识而非将知识作为商品的文化背景下工作，将会打开新的视野，

^① 《弘扬世界和平》，英文版第439页。

科学就能朝着新视野发展，并为推动灵性与物质文明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但我相信，我们所说的“科学”不会被抛弃，或被某种所谓的“巴哈伊科学”取代。诸如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进化论等伟大理论要保留。为解释一些物理现象而创造的这些理论，它们在这些物理现象的范围内是正确的。正是这种科学将不断发展，引发非凡的新发现，并获得解释这些发现的精巧理论。然而，我相信将会发生的是，随着人们对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有了突破性的理解，物理主义会变得声名狼藉。此处所说的物理主义指的是：采用上述那些宏大理论提出的内容和方法来解释一切事物，包括生命、意识、理性和道德。

当我从现代自然科学转向比如说西方文明智识基础的其他组成部分时，我很难不报以怀疑的态度。这里说的西方文明指近现代显得最有活力的那种文明。我依然极其尊重支撑这种文明的社会科学和哲学，但又在其中看到太多儿童期的幻想成分。尽管对一些过去时代的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了如指掌，但更为完善的新的事物必须出现，并且这些新事物是以适用于人类成熟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而构建起来的。在我看来，启蒙运动之光倘若与巴哈欧拉天启散发出来的光芒相比，依然太过黯淡。

巴哈伊社团智识生活的发展任务艰巨，充满挑战，如果就此我能让你信服，哪怕片刻，那么就应对这一挑战的条件多言几句亦不无助益。我将提及三点，但不敢说它们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首要条件是勇气。那些开启了启蒙运动思想进程的人们都是勇敢之士。他们在宗教正统思想完全掌控西方智识

生活的境况中生活和工作。但是，他们有勇气质疑这种正统思想并提出有别于已有方案。他们有能力提出充分的证据，进行清晰的论证，从而改变历史潮流。我们或许要问，如今有没有另一种正统思想，以类似的方式掌控着人类心灵，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我们姑且称之为物质主义？这种正统思想之下有没有教士——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假装信仰宗教。它是否具有巨大的力量？它是否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均是为了推行其关于人类本质和社会的观念。要质疑这种正统思想背后的假设和理论，同样需要勇气，不仅仅是将不喜欢的事物扣上物质主义的帽子，还要投入到艰苦卓绝且蒙受灵性之光启迪的科学和哲学探究中去。

当然，我们鼓足勇气的同时，还需要仔细推敲，找到合理的方法论。当前正统思想及其依赖的权力结构的一个特征，是将批判融入其规则机制中。然而，这种批判往往鲜有成效。至少可以说，为了批判而批判是一种浪费。权力维系自身的方式，是或礼貌或粗鲁地倾听反对的声音并表面上容纳它们。西方民主简直太了解批判作为安全阀的作用了。与此同时，权力和金钱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肆无忌惮地追逐私利。改变对于批判的认知实属必要，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只要保证批判的建设性就够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发展和学习巴哈伊式的磋商过程，将其作为集体探索现实的一种形式，那么，相较于仅对现世发出批判之声，我们可以达到更高的目标。

要振兴这里提出的这种智识生活，第二个条件必须与以下事实相关，即巴哈伊社团不可成为精英社团。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有特别含义的，接下来我会作出解释。任何突破显然都

需要聪明的头脑，因此我们正在发展的文化确实并且应该认可和庆贺个人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承认和培养人才。在一种尊重知识的文化中，博学者的声音得到倾听，伟大理念和伟大作品受到推崇，但是，这样的文化并不必然等同于精英式。成为精英隐含着一种特权、冷漠或优越感。这是一种要求更多特权的特权。我向你们保证，我从不相信巴哈伊社团曾经是、现在是或将来是精英式社团。巴哈伊全部教义，尤其是行政秩序，使社团免于这样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应当做的，是识别出一个不是精英式，但又培养人才、鼓励智识和艺术成就的文化，确定这种文化所具有的特征，然后推广这种文化以对抗精英式社会的诸种力量。在这种文化中，知识并不是少数人的财产，而是面向所有人，结果是大部分人类不会被遗落在无知之中，并且那种因剥夺人们的知识而导致的压迫也决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能够通过哪些机制而增强呢？让我们看看研习进程，该进程在近期我们社团建设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会给这个问题带来珍贵的启发。

拥有我们正在展望的这种文化的社团，需要在草根层面发展一种全球性对话，这种对话要有合理的智识和灵性理念。在一个受到历史力量分裂的世界，巴哈伊社团必须培养一种习惯，以一种超越狭隘思维的模式说话，从而让不同背景的人从词语中获得相同的意义。可以说，对话必须是关于如何将巴哈伊教义运用到个人和集体生活。很大程度上，对话必须与实际相关问题相关，要将实际问题提升到合适的灵性高度，并依照灵性真理予以分析。这样的对话必须是深刻的，但没有理由艰涩，不至于将大多数人吓跑。它必须允许所有人以他们最易获取的

方式进入对话，然后培养越来越复杂的思维能力——不要把任何人排除在外。这项研习进程如今已在巴哈伊社团开展二十多个年头，尽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显然它对这样一种全球对话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研习进程以邀请众人行走服务之路而展开，人们共同学习如何实现双重道德目的：专注于自身的灵性和智识发展并为社会转型做出贡献。通过圣作的学习与系统化的经验的结合，促使知识的累积。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习惯，有助于形成一种智识能力，免于陷入某些虚假二元对立，例如灵性与物质的对立，或人类心灵接入天启之洋而涌现出的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对立。这种思维习惯承认证据的重要性，并借此区分知识和空想。

我无意在此分析研习进程的现有形式及其未来可能性。我只想借以说明巴哈伊世界社团建立的基层对话的本质：能够培养一种智识能力以应对前文提到的种种挑战。在这个广泛层面，智识力量并非集中在特定的学术领域。随着海洋澎湃，随着个人在人类知识的先进领域不断发展能力，个体浪潮和集体浪潮注定会涌现，其中一些力量巨大，足以冲破坚厚的智识壁垒。此外，共同行走服务之道的人们之间，建立的是相互陪伴的关系，而非互相竞争、互相管理、互相操纵、互相压倒以索取权力的关系，因此，这更容易避免精英主义的危险。

我要讨论的第三个条件是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和谐。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展望的巴哈伊社团的智识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彻底理解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至少理解它们是推动文明进步的知识来源。这个话题很大，不可能三两句话说清，因此我只想指出与本次演讲主题相关的一两个观点。

近年来，在新文明崛起的背景下，在巴哈伊社团中，科学与宗教越来越被视为两个互补、交叠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如今，一个坚定的物质主义者或许会直接拒斥这一描述，因为把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知识形态，这与他的“宗教”相悖。但我也意识到，把宗教视为一套知识与实践体系也让一些包括巴哈伊在内的宗教人士感到些许不安。这是很遗憾的，因为这种不安源自于对这个表述背后意图的一种误解。我敢肯定地对你们说，当我想到自己的信仰，首先跃入脑海的并不是知识和实践体系。我想到的是巴哈欧拉天启的耀眼光芒；我想到的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圣约的力量，以及转向至大圣美的喜悦。但是，在说到我们推动文明的努力时，我会想起守基·埃芬迪的话，他说圣道的方法是科学的，一种灵性和物质兼备的文明必须用宗教和科学的知识共同建立。在这个背景下，将二者视为两个互补的知识和实践体系，经证明是很有用的。

当然，仅对事物冠以名号不会让我们走太远。我们需要一种严谨的探究过程，从而理解科学与宗教和谐的本质，以及二者在文明建设过程互相补充的方式。我想说的是，我们越重视这样的探究，且越早开始，我们社团的智识生活就能取得越大的发展。因此，请允许我就科学与宗教构成互补的知识体系这个观点上说上几句吧。

这句听起来简单的话，排除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其他可能的关系。首先排除的一种立场是：宗教信仰大部分是关于实在的猜测性知识。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有了宗教的刺激，由这种刺激产生的问题将由科学找到确定的答案，因而宗教是我们在等候真正的科学知识出现之前的权宜之计。实证主义者有过一项

尝试，他们将宗教信仰作为发展不完善的人类的特征而予以摒弃，并用基于经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取而代之，历史证明这项尝试以失败告终。有趣的是，这项尝试中最有勇气、或许也是最为严苛的表现形式（即逻辑实证主义）发生了内部崩塌，而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对真实历史证据进行分析而产生的科学哲学的进步。

科学与宗教和谐的说法，还关闭了另一种表述的可能，尽管这种表述看似既真诚又诱人，它认为真正的科学是对圣典正确而富有想象力的解读中产生的。在我看来，这种看似正确的信仰表述，实则是因为混淆了“宗教”一词的用法，该词有时是指上帝所启示的东西，有时是指特定宗教社团的信仰和实践。在巴哈伊社团中，我们努力保证后者（即我们的知识和实践体系）与天启圣言尽可能接近。确保这一点的实现是巴哈伊信仰的独特之处，巴哈欧拉通过圣约将这个特征融入了祂的教义。上帝无所不知，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祂，那么相信天启包含了科学知识似乎也无厚非，但是我们不可据此推论：真正的科学将通过我们阅读圣文而发现。科学是人类灵魂的一项能力。因而，洞察和推理的能力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使人类得以建构一种无比强大的知识和实践体系，我们称之为“科学”。倘若试图将宗教和科学的知识混为一谈，就会倒退回伽利略时代。倘若试图将灵性和道德知识与科学方法能够产生的事物混为一谈，同样也会一无所获，实证主义者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种简化主义却是多么诱惑我们！科学中阐述的知识，与宗教研究和实践中阐述的知识，二者应在具体的努力中一起使用。在我看来，这种清晰的做法，是我们正在努力发

展的智识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特征。

我一生中从不怀疑，巴哈伊社团最神圣和最紧迫的使命就是传导信仰。人类需要看到巴哈欧拉的启示之光。同时，尽管没有感到那么地紧迫，我认为不断发展的巴哈伊社团还需要增进对科学的理解，这种科学不是科学至上主义，不是那些无法区别于魔术的流行科学，也不是仅包含科技知识的科学。巴哈伊社团需要完全掌握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是“上帝照耀人类的首道光芒”。科学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使人类洞悉宇宙奥秘和尘世生活；科学补充宗教信仰和知识，充满灵性洞见，能够帮助人类将尘世提升为荣耀的天堂。

朋友们，我已与你们分享了社团智识生活的一些想法，它们萦绕在我脑海多年了。正如我开头提到的，这次的演讲并非系统讨论这个主题。我希望已经向大家表明我们眼前的道路，不管对从事学术工作的人，还是负责推动社团智识生活的人，它多么具有挑战。我希望自己已经表达对于有意义智识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并不是来自一厢情愿。长久以来，我希望有一种独特的智识能力发展起来，可以整合灵性与物质，实践与理论——这种智识能力能够在巴哈伊社团建设文明的努力中扎根。今天，数以万计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充分地投入到了这一努力之中。对于像我这种熟悉他们工作的人而言，很显然，社团理想的智识生活已经初现曙光。

引用文献

“Abdu’l-Bahá.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9.

（阿博都-巴哈，《世界大同之基础》，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9年。）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Edited by Howard Macnutt.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弘扬世界和平：阿博都-巴哈1912年北美演讲录》，霍华德·麦克纳特编，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

Bahá’u’lláh. *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3.（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3年。）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Edit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Habib Taherzadeh et a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8.

（《巴哈欧拉书简集：启示于<亚格达斯经之后>》，世界正义院研究部编，哈比卜·塔赫尔扎德等人翻译，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8年。）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0.（守基·埃芬迪，《神圣正义的降临》，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0年。）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Letter to the Bahá’í Community in Iran. 2 March 2013.（世界正义院，致伊朗巴哈伊信函，2013年3月2日。）